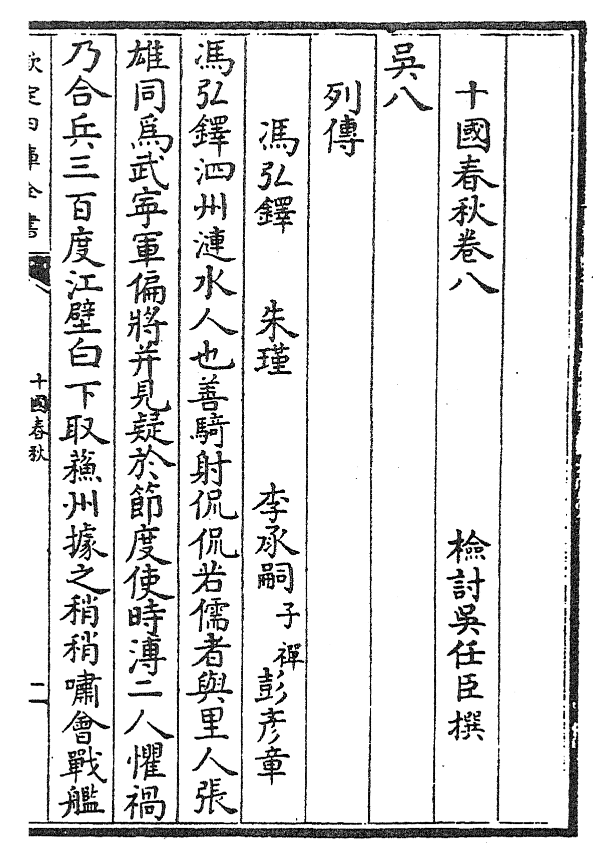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十國春秋卷八

檢討吳任臣撰

吳八

列傳

馮弘鐸　朱瑾　李承嗣子禪　彭彥章

馮弘鐸泗州漣水人也善騎射侃侃若儒者與里人張雄同為武寧軍偏將并見疑於節度使時溥二人懼禍乃合兵三百度江壁白下取蘄州據之稍稍嘯會戰艦

千餘兵五萬乃自號天成軍鎮海節度使周寶之敗奔常州聞高駢將徐約兵銳甚誘使擊雄與之蘇州雄與弘鐸匿衆海中使別將趙暉據上元資以舟械寶兵散多降暉衆至數萬雄即以上元爲西州欲治臺城爲府旌旗衣服僭擬王者太祖圍揚州畢師鐸厚賫寶幣以啗雄與連和雄率軍浮海屯東塘時秦彥在揚州以僕射告身授雄又以尚書告身授弘鐸已而不戰觧兵歸暉數剽江道雄擊殺之坑其衆自屯上元大順初唐以

上元爲昇州詔授雄刺史未幾卒雄善馭衆人多思之爲立廟景福二年弘鐸代爲刺史乾寧二年舉州附太祖久之表授武寧軍節度使弘鐸外雖納好然倚兵艦完利謀取潤州遣客尚公迺進說太祖太祖不從會大將田頵在宣州募工治艦陰圖弘鐸弘鐸介宣揚之間益内疑不自安而州數有怪大風發屋巨木飛舞州人駭曰州且易主矣弘鐸乃帥軍南嚮以襲頵頵逆戰于曷山弘鐸大敗收殘士欲入海太祖懼復振遣人迎犒

東塘好謂曰勝負用兵常事也今衆尚彊一戰之勔何
嘗自弃海島吾府雖隘足容君使將吏各得其所若欲
揚州我且讓公弘鐸舉軍盡哭太祖從十餘人揺飛艫
常服不持兵入其軍執手慰勉遂以弘鐸歸表爲淮南
節度副使弘鐸由是不復叛
朱瑾宋州下邑人唐天平節度使宣之從父弟也瑾少
從宣居鄆州補軍校倜儻有大志兖州節度使齊克讓
愛其爲人以女妻之瑾行親迎乃選壯士爲輿夫伏兵

於輿中夜至兖兵發遂囚克讓自稱留後唐僖宗即拜瑾泰寧軍節度使瑾與宣已破秦宗權於汴州朱全忠責瑾誘宣武軍卒以歸遣朱珍攻瑾取曹州又攻濮州而全忠自攻宣于鄆瑾兄弟往來相救凡十餘年大小數十戰與全忠屢相勝敗全忠得宣將賀瓌何懷寶及瑾兄瓊乃將瓊等至兖城下告瑾曰汝兄敗矣今瓊等已降不如蚤自歸瑾僞曰諾乃遣牙將胡規持書幣詣軍門請降全忠悅自就延壽門與瑾語瑾曰願得瓊來

送符印全忠信之遣客將劉捍送瓊至瑾伏壯士董懐進橋下單騎迎瓊揮手語捍曰請瓊獨來瓊前懐進突出禽之遂閉門責瓊先降斬之擲其首城外瓊江南野史作珙令從五代史全忠度不可下遂留兵圍之而去瑾嬰城自守而宣亦敗于鄆州乃乞師于河東河東將李承嗣史儼以騎兵五千救之全忠巳破宣還急趣兖瑾城中食盡與承嗣等掠食豐沛間汴兵奄至瑾將康懐貞等以城降瑾引麾下兵走沂州沂州刺史尹處賓不納次走海州

汴兵急追之遂同承嗣儼奔太祖淮南人壯之呼其小字爲朱𢡟哥太祖聞瑾來大喜逆之高郵解玉帶贈之表瑾領武寧軍節度使以爲行軍副使而瑾妻竟爲全忠所得後爲尼時我兵多淮人淮人輕弱不任戰得瑾勁騎而兵益振是歲汴將葛從周龎師古攻壽州太祖用瑾大破其兵于清口斬師古累表瑾行營副都統領平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祖薨烈祖及高祖相繼立皆年少徐温與其子知訓專政畏瑾欲除之

瑾亦時時謀殺知訓常以月旦遣愛妾候知訓知訓强通之妾歸自訴瑾殊不平屢勸高祖誅徐氏以去國患高祖不能爲既而知訓惡瑾位加已上以泗州建靜淮軍出瑾為節度使瑾益恨之將行召之夜飲明日知訓過瑾謝瑾復置酒自捧觴命寵妓以歌侑酒且獻所愛馬爲壽知訓喜瑾延之升堂呼其妻出拜知訓方答拜瑾以笏擊踣之伏兵自户突出殺之初瑾以二惡馬繫庭中知訓入而釋馬使相踶鳴故外人莫聞其變瑾携

其首馳示高祖曰今日為吳除患矣高祖懼以衣掩面曰舅自為之瑾與太祖朱夫人同姓故呼為舅此事非吾敢知遽起入內瑾忽然曰婢子不足與成大事以知訓首擊柱提劒而出府門已闔因踰垣折其足瑾顧路窮大呼曰吾為萬人去害而一身死之遂自刎徐知誥在潤州聞亂以兵趣廣陵族瑾家瑾妻陶氏臨刑而泣其妾曰何為泣乎今行見公矣陶氏收淚欣然就戮聞者哀之陶故潯陽公雅之女也瑾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死也尸之廣陵

北門路人私共瘞之是時民多病瘧皆取其墳上土以水服之云病輒愈更易新土漸成高墳徐温等惡之發其尸投于雷公塘後温病夢瑾挽弓射之温懼網其骨葬塘側立祠其上先是瑾嘗患疽醫工視之色懼瑾曰但理之吾非以病死者於是果然卒年五十二韻府云瑾兵𨽻雙鴈于頰號鴈子都

李承嗣鴈門人故河東驍將也為汴兵所逼同史儼從朱瑾南奔太祖署為淮南行軍副使是時汴將葛從周

屯壽州麗師古營清口侵淮淮人大恐太祖欲先趣壽州承嗣言不如先向清口師古敗從周自走此制敵之上策也已而果如所料太祖置酒高會賞承嗣錢萬緡表領鎮海軍節度使天復二年太祖引兵攻汴以承嗣權知淮南軍府事境内無擾承嗣之力也高祖時改淮南行軍副使參預軍府之事已出為楚州刺史太祖待承嗣及儼甚厚第舍姬妾咸擇其尤者賜之故二人為太祖父子盡力屢立功竟先後死不復歸儼累官滁州刺史承嗣常與淮南

副使陸洎友善天祐二年九月承嗣過洎洎因言夕夢騎兵召至一大府署曰陽明府入門趨階下一紫衣秉笏取書宣云洎三世為人慈孝可陽明府侍郎判九州都監事來歲季秋十有七日莅任隨遣騎送歸明年九月承嗣復詣洎曰君比當上事何無恙也洎曰府中已辦詰朝當行承嗣曰吾素以長者重君今無乃近妄乎洎曰惟君與我有緣它日必當卜隣承嗣嘿然去俄而洎卒葬于茱萸灣後數年承嗣葬于洎墓之北其言遂驗

禪承嗣少子也和雅練達有父風居廣陵宣平里中一日晝寢庭前有白蝙蝠繞庭而飛家童輩以帚扑之不能中久之出户外忽不見是年禪妻卒輀車出入之路即飛翔所至處也人咸異之

彭彥章廬陵人吉州刺史玕之弟也天祐初彥章爲袁州刺史與撫州危全諷等連兵攻洪州大將周本既擊敗全諷遂乘勝攻袁州執彥章以歸高祖署為百勝軍使武義元年吳越兵自東洲入寇命彥章與裨將陳汾

拒之已而戰浪山江彦章師敗績汾擁兵不之救彦章死焉高祖為誅汾籍沒家貲命以其半賜彦章家禀其妻子終身

李儼　趙匡凝　鍾匡時　雷彦恭

譚全播

李儼唐宰相張濬少子也初名休一名播仕昭宗起家校書郎歷官左金吾將軍天復二年賜今姓名以為江淮宣諭使賫御札自巫峽間道潛行拜太祖東面行營

都統中書令進爵吳王以討朱全忠已而全忠克鳳翔又殺濬于長水儼遂留廣陵不敢歸儼在廣陵太祖甚尊崇之待以王人之禮始至時太祖建制敕院凡國有封拜輙先告於儼然後下太祖即世諸將復詣儼承制授烈祖爲弘農郡王久之貧困無所依寓居海陵頗與朱瑾交好徐知訓之死也徐溫疑儼通謀遂被殺國人冤之按九國志云李儼本左僕射張濬之少子名播起家校書郎昭宗賜其姓名來使欲徵兵復讐行密與全忠書云遣張述於諫省俾銜命於敵藩授秩執金賜編屬籍李昊蜀書張格傳云弟休仕唐為御史奉使

揚州閭長水之禍改姓名曰李儼今以九國志爲允

趙匡凝字光儀蔡州人也父德諲事秦宗權爲申州刺史宗權反德諲攻下襄陽已而以山南東道七州降朱全忠全忠表爲行營副都統河陽保義義昌三節度行軍司馬會其兵以攻蔡破之德諲功多未幾卒匡凝因自立時成汭死雷彦恭襲取荆南匡凝遣其弟匡明逐彦恭全忠表匡凝荆襄節度使以匡明爲荆南留後是時唐衰藩鎮不復奉朝廷獨匡凝兄弟貢賦不絶匡凝

爲人氣貌甚偉性方嚴喜自修飾頗好學問聚書數千
卷爲政有威惠汴人攻兗州朱瑾求救于河東河東將
李承嗣史儼將兵救瑾瑾敗與承嗣等俱南奔晉王李
克用遣人以書幣假道于匡凝來聘求歸承嗣等晉王
使者爲汴人所得全忠大怒是時汴兵已破兗州遣氏
叔琮康懷貞等攻匡凝叔琮取泌隨二州懷貞取鄧州
匡凝懼請盟乃止全忠已弑昭宗將謀代唐畏匡凝兄
弟不從遣使告之匡凝對使者流涕答曰受唐恩深不

敢妄有它志全忠遣楊師厚攻之而自以兵殿漢北匡凝戰敗以輕舟奔太祖師厚進攻荆南匡明遂奔于蜀匡凝至廣陵太祖見之戲曰君在鎮時輕車重馬歲輸于梁今敗乃歸我乎匡凝曰僕世為唐臣歲時職貢非輸賊也今以不從賊之故力屈歸公惟公生死之耳太祖厚遇之及太祖薨烈祖稍不禮之烈祖方宴食青梅匡凝顧烈祖曰勿多食發小兒熱諸將以為倨慢遷匡凝海陵後為徐溫所殺匡明卒于蜀

鍾匡時洪州高安人父傳爲鎮南軍節度使會危全諷
韓師德等分據諸州傳皆不能節度以兵攻之稍聽命
獨全諷守撫州不可下乃自率兵攻其城城中夜火起
諸將請急攻之傳曰吾聞君子不迫人之危乃埽地祭
天嚮城再拜祝曰全諷不降非民之罪願天止火全諷
聞之明日乃亦聽命請以女妻匡時傳居江西三十餘
年累官太保中書令封南平王天祐三年傳卒匡時自
稱留後請命于唐全諷曰聽鍾郎爲節度三年吾將自

爲之已而傳養子延規與匡時爭立乞兵烈祖烈祖遣秦裴等攻匡時匡時敗被執歸于廣陵未幾全諷起兵江西謀復鍾氏故地全諷爲大將周本所敗江西遂入于竟內

雷彦恭武貞節度使滿之子也滿據朗州引沅水塹其城上爲長橋爲不可攻之計又鑿深池府中客有過者召宴池上指池水曰蛟龍水怪皆窟於此蓋水府也酒酣取坐上器擲池中因裸而入取其器嬉水上久之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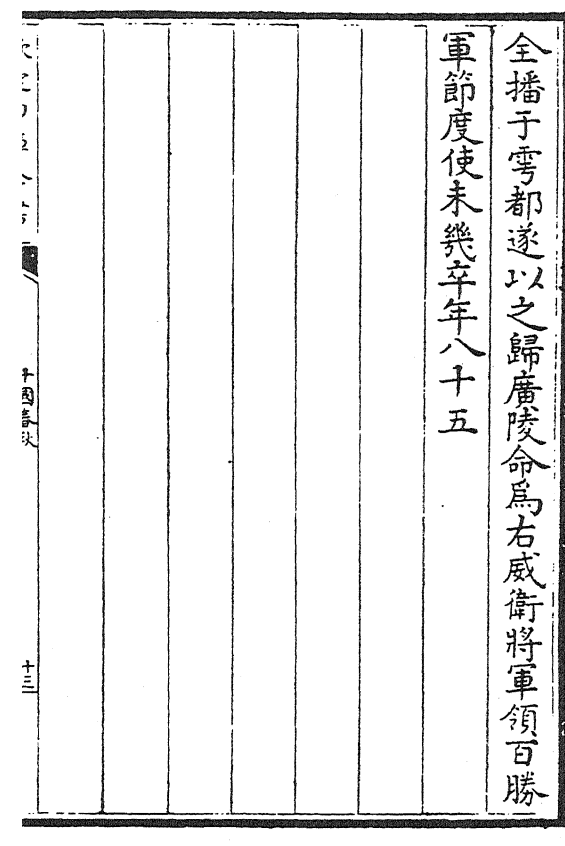
出治衣復坐意氣自若其無賴剽掠固天性然也天祐初滿辛彥恭嗣爲節度使附于太祖亦常攻刼爲荊湖患已而楚王馬殷發兵攻彥恭彥恭恃塹爲阻逾年不能破五年夏楚兵陷朗州彥恭以輕舟來奔高祖以為淮南節度副使楚人禽其弟彥雄等十人送梁斬于汴市澧朗遂入于楚彥恭後卒廣陵

譚全播南康人也常與同邑盧光稠雅相愛光稠狀貌雄偉無它材能而全播勇敢有識畧然獨奇光稠爲人

唐末羣盜起南方全播謂光稠曰天下洶洶此真吾等之時無徒守此貧賤爲也乃相與聚兵爲盜衆推全播爲主全播曰諸軍徒爲賊乎而欲成功也若欲成功當得良帥盧公堂堂真君等主也衆陽諾之全播怒拔劒擊木三斬之曰不從吾令者如此木衆懼乃立光稠爲帥是時王潮攻陷嶺南全播攻潮取其虔韶二州又遣光稠弟光睦攻潮州光睦好勇而輕進全播戒其持重不聽度其必敗乃爲奇兵伏其歸路光睦果敗走潮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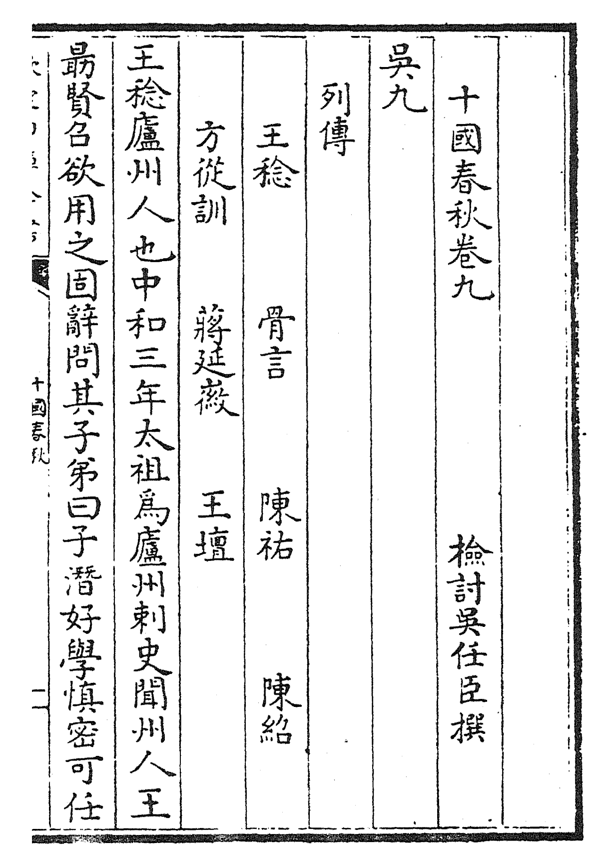
追之全播以伏兵邀擊大敗之遂取潮州是時劉隱起南海擊走光睦以兵數萬攻韶州光稠大懼謂全播曰虔韶皆公取之今日非公不能守也全播曰吾知劉隱易與爾乃選精兵萬人伏山谷中陽治戰地於城南告隱戰期以老弱五千挑戰戰酣偽北隱急追之伏兵發隱遂大敗光稠第戰功全播悉推諸將光稠心益賢之天祐六年光稠來附于高祖亦以虔韶二州請命于梁梁太祖爲置百勝軍以光稠爲防禦使兼五嶺開通使

又建鎮南軍以為留後未幾光稠病以符印屬全播全播不受光稠卒全播立其子延昌而事之延昌好遊獵其將黎球閉門拒延昌延昌見殺球因謀殺全播全播懼稱疾不出已而梁拜球防禦使球暴病死其將李彥圖自立全播益懼遂稱疾篤杜門自絕彥圖疑之使人覘其動静全播陽為病劇狀以自免彥圖死州人相率詣全播第叩門請之全播乃起遣使請命于梁拜防禦使全播治虔州七年有善政高祖遣劉信攻破虔州獲



全播于雩都遂以之歸廣陵命爲右威衛將軍領百勝軍節度使未幾卒年八十五

十國春秋卷八



十國春秋卷九

檢討吳任臣撰

吳九

列傳

王稔　胥言　陳祐　陳紹

方從訓　蔣延徽　王壇

王稔廬州人也中和三年太祖爲廬州刺史聞州人王勗賢名欲用之固辭問其子弟曰子潛好學愼密可任

以事弟子稔有氣節可為將太祖因名潛置門下而以稔為騎將後積功累官滁州刺史順義三年有言鍾泰章在壽州侵市官馬者睿帝命稔廵霍丘代泰章為壽州團練使俄遷節度使未幾自壽州罷歸揚都為統軍一日坐聽事與客語忽有小赤蛇自屋墜地向稔而蟠稔令以器覆之良久發視惟一蝙蝠飛去是年稔加同平章事咸以為其應也

骨言唐骨儀之後也高祖用兵江西以言為行營都虞

候言驍勇果毅雅善治兵時危仔倡舉信州請降高祖以張景思代之命言率兵五千人送景思入境仔倡聞言兵至弃州奔吳越言偕景思入信州從容經畫人服其有定亂才

陳祐少有勇力高祖署為黑雲都將天祐十年錢傳瓘等帥吳越兵入寇常州徐溫將兵拒之至無錫祐白于溫曰彼謂吾遠來罷倦未能決戰令乘其無備請以部下兵擊之傳瓘可禽也乃引兵繞它道出吳越兵之後

溫由是以大軍薄其前內外夾攻吳越兵大敗斬獲無
算已而擢為大將鎮潤州會牙將周郊作亂祐帥眾討
平之有功累官缺卒

陳紹宛丘人驍果善戰勇而多謀歷官至左驍衛大將
軍梁將王景仁入犯紹從徐溫將兵禦之溫遇景仁于
趙步戰小卻景仁擁師乘之將及于隘諸吏士皆失色
紹忽援槍大呼曰誘敵太深可以進矣躍馬還鬬左右
衝突衆兵隨之摧鋒陷陳當者辟易梁兵乃退溫拊其

背曰非子之智勇吾幾困矣賜金帛加等綰悉以分麾下又戰霍丘梁兵大敗遂聚梁尸為京觀是役為高祖時戰功第一未幾叛走吳越武義元年陳璋敗吳越兵于香嬰徐溫愛其勇募生獲綰者賞錢百萬指揮使崔彥章應募擒歸溫復使之典兵

方從訓父虔為太祖守將總兵戍寧國以備兩浙已而為吳越所禽從訓遂代虔守寧國頗以扞禦著功子孫世為寧國人

蔣延徽者太祖壻也與臨川王濛素相善中書令徐知誥頗畏忌之太和時官信州刺史會建州土豪吳光為閩臣薛文傑所逼帥衆萬人來奔且請兵延徽幸其功不俟朝命輙引兵會攻建州已而敗閩兵于浦城遂圍建州城垂克矣知誥恐得城後延徽奉濛以圖興復遣使趣之歸閩人乘勢追之師敗延徽左遷右威衛大將軍

王壇故孫儒隊將也儒敗率其黨三千人奔睦州陳晟

晟頗疑之處於外城未幾壇同三河鎮將陳巖攻婺州婺州刺史蔣瓌奔會稽壇遂有其地已而與東陽鎮將王永相攻吳越武肅王時爲鎮海鎮東節度使諭其罷兵不從興師討之光化三年師敗奔宣州田頵用爲親將頵敗壇降于太祖除淮南節度副使天祐九年出爲宣州制置使數李遇不朝之罪居數年卒

張崇　張宣　崔太初　曹筠

張崇慎縣人也官至廬州觀察使天祐十三年光州將

王言作亂崇不俟命引兵討定高祖奬賚有加久之擢德勝軍節度使武義改元加安西大將軍崇居官好爲不法士庶苦之嘗入覲廣陵廬人意其改任皆相幸曰渠伊不復來矣崇歸聞之計口徵渠伊錢明年再入覲人多鉗口不敢言惟捋鬚相慶歸又徵捋鬚錢其貪縱多此類會廬江民訟縣令受賕侍御史知雜事楊廷式欲并崇按之徐知誥謝之而止未幾領武寧軍節度使已又仍鎮廬州太和三年賜爵清河王崇在廬州厚以

貨結權要由是常得還鎮爲民患者二十餘年

張宣字致用少從太祖為軍校隸大將柴斐斐愛人戢下諸將化焉惟宣頗肆暴戾部下呰之劉信圍虔州虔人乞師於楚信遣宣及高審思分兵禦之大敗楚師累遷諸軍都虞候徙左街使皆以嚴酷為理最後領武昌軍節度使置地室以鞫罪人罪無問大小入之則無全活久之境內大治道不拾遺會雪中炭肆有鬪者録問之言市炭一秤而輕不及數宣使秤之信然乃斬鬻炭

者梟首懸炭于市由是炭率以十五斤為秤而售者無
敢輕重南唐昇元中卒

崔太初缺　人事太祖父子官至壽州團練使在官頗
以誅求苛刻為事順義元年罷爲右雄武大将軍先是
徐溫聞太初失民心欲徵至廣陵徐知誥曰壽州邊隅
大鎮恐爲變溫怒曰崔太初不能制如它人何卒徵之

曹筠仕高祖爲馬軍指揮使衣錦軍之役筠叛奔吳越
徐溫厚遇其妻子且招之曰吾使汝不得志而去汝無

以妻子為念武義元年吳越兵敗于香彎錡乘勢復歸溫自數昔日不用錡言者三而不問錡去來之罪歸其田宅復其軍職未幾錡內媿卒

李戴　盧擇　楊迨　徐善

盧蘋　楊彥伯　賈潭

李戴唐平章事蔚從孫也唐末舉進士第為人簡畧無威儀唐亡來奔授起居郎因家于廣陵子貽業見南唐春秋

盧擇醴泉人仕烈祖為中書舍人高祖時進吏部尚書

是時政在徐氏擇充位而已無所短長後以病卒

楊迢唐 𨲸 敬之之孫也仕烈祖高祖至駕部員外郎武義元年遷給事中終于其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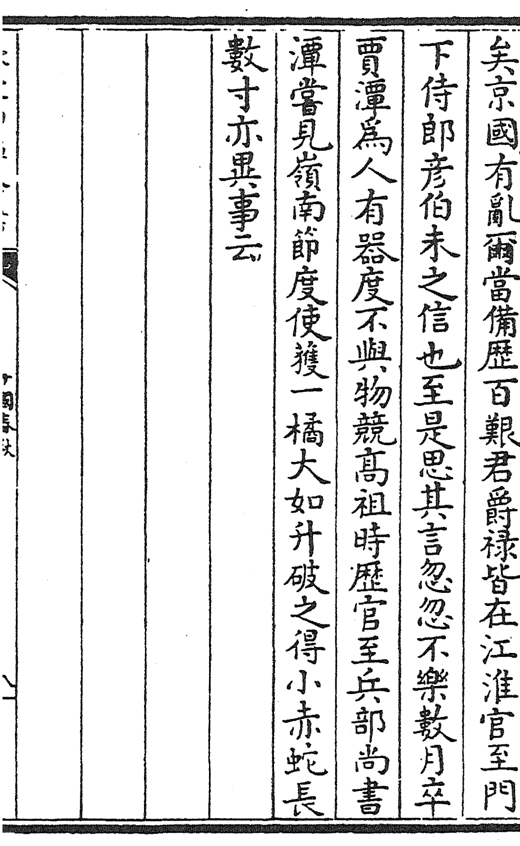
徐善洪州人也秦裴拔洪州善有女弟擅殊色為軍校所得强納幣焉已竟挾之去善詣廣陵白其事是時烈祖府庭甚嚴布衣遊士經歲不得一見而善始至白沙烈祖夜夢神告曰江西秀才徐善見公今在白沙逆旅矣其人良士也且有情事未申宜厚遇之烈祖旦即遣

騎迎善既至禮遇優渥因具述女弟被掠狀烈祖命賻贖歸善歙州刺史陶雅聞而異之辟善爲從事高祖時官中書舍人

盧蘋洛陽人也博學善應對歷官至司農卿順義三年唐以滅梁來告睿帝命蘋使于唐嚴可求預度唐朝所問密書數事授之以行最後復增黑雲都長劒多少及五十指揮使在都下諸條蘋至唐悉依可求疏記次第以應唐莊宗大喜餽賚加等遣蘋歸蘋還言唐主荒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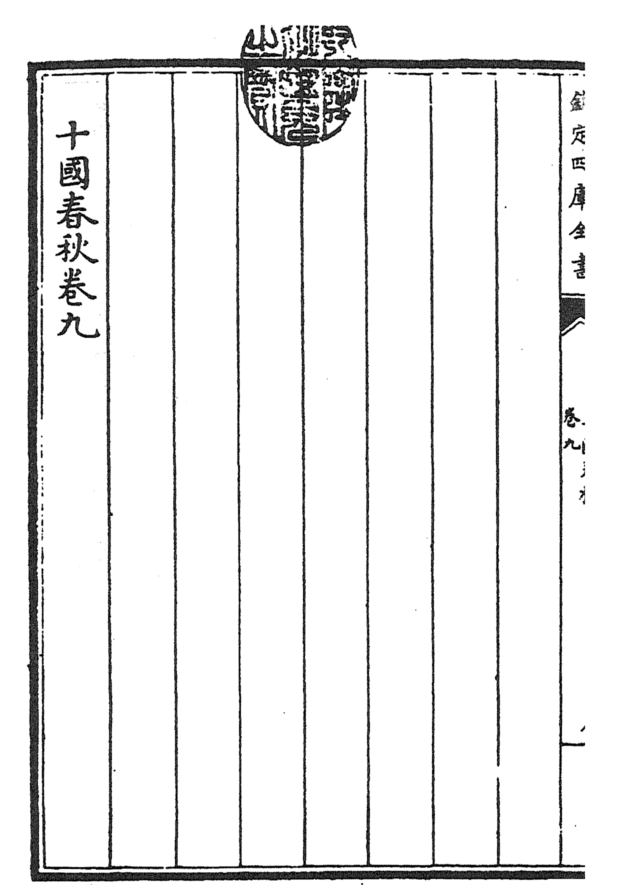
遊畋嗇財拒諫內外皆怨不數年亾矣已而果如顏所說

楊彥伯新淦人也唐時童子科及第已而從昭宗至鳳翔走還鄉里吉州刺史彭玕厚遇之累攝縣邑天祐中江西平彥伯仕于高祖累官户部侍郎睿帝時臨軒策命齊王知誥詔彥伯攝門下侍郎行事初彥伯謁選長安一夕抵華陰旅舍有店嫗能知方來休咎彥伯將行忽失所著屐詰責童僕甚喧嫗曰將行而失纇事不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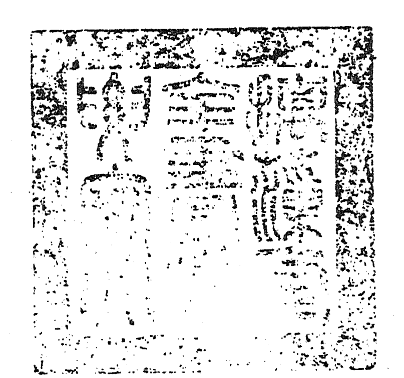


矣京國有亂爾當備歷百艱君爵祿皆在江淮官至門下侍郎彦伯未之信也至是思其言忽忽不樂數月卒

賈潭爲人有器度不與物競高祖時歷官至兵部尚書潭嘗見嶺南節度使獲一橘大如升破之得小赤蛇長數寸亦異事云



十國春秋卷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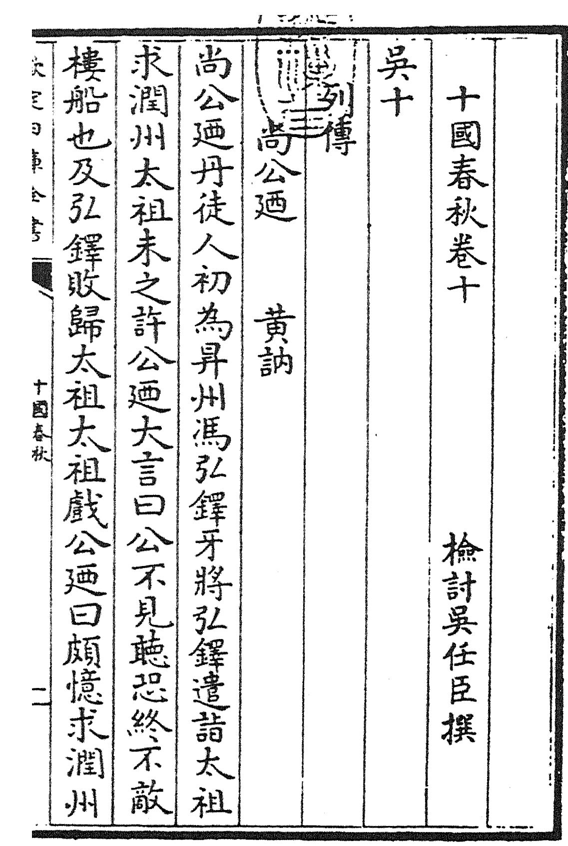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竺昌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十國春秋卷十三至十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十國春秋卷十

檢討吳任臣撰

吳十

列傳

尚公迺　黄訥

尚公迺丹徒人初為昇州馮弘鐸牙將弘鐸遣詣太祖求潤州太祖未之許公迺大言曰公不見聽恐終不敵樓船也及弘鐸敗歸太祖太祖戲公迺曰頗憶求潤州

時否公廼下席謝曰將吏各爲其主但恨無成耳太祖笑曰爾能事楊叟如馮公吾無憂矣後公廼發田顒反書以告卒不負太祖云

黄訥燕州人也天祐時爲鎮南節度使劉威幕客太祖既薨威爲帥府所忌或譖之于徐温温將圖之訥説威曰公受謗雖深反本無狀若輕舟入覲則嫌疑頓亾矣威從其言温果待威甚恭威得還鎮訥與有功焉

嚴可求　駱知祥　陳彥謙

嚴可求同州人也九國志云可求本馮翊人父實仕唐爲江淮水陸轉運判官因家于江都可求少通敏有心計以徐溫客爲太祖幕僚遇事多所籌畫太祖疑朱延壽欲殺之溫用可求謀教太祖陽爲目疾以紿延壽事成溫遷右牙指揮使而可求亦以獻策得與謀議太祖彌留之際溫與可求入問疾獨目送可求凝注者久之衆出可求曰王若不諱如軍府何太祖曰吾命周隱名長子渥今忍死待之可求同溫遽詣隱隱未出而見隱作名符猶在

案上急取遣之烈祖乃得嗣立及張顥共溫弒烈祖約中分其地以臣梁烈祖歿而顥欲背約自立厲聲問諸將曰嗣王已薨軍府誰當主者三問莫應可求陰為溫地前密啓曰方今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今日則恐太速顥變色曰何謂速也可求曰廬州劉威歙州陶雅宣州李簡常州李遇皆先王故等行也公雖自立此曹肯為公下乎不若立幼主漸以歲時諸將孰敢不從顥默然可求急趨出書一敎内袖中麾同列往使宅賀

衆莫測其所爲既出敎宣之乃烈祖母史太夫人教也大畧言先王創業艱難嗣王不幸早世隆演次當立諸將宜無貟楊氏辭旨激切顥氣色皆沮以其義正不敢奪高祖乃得立顥由此與温有隙諷高祖出温潤州可求見温曰公舍牙兵而就藩郡禍行至矣温患之可求因說顥曰公遷徐公潤州人皆言欲奪其兵權而殺之信乎顥曰右牙欲之非吾意也業行矣奈何可求曰易耳是時行軍副使李承嗣預軍府之政可求詣承嗣曰

顥凶惡如此今出右牙于外意不徒然恐亦非公之利
明日邀顥與承嗣過溫陽瞋目責之曰古人不忘一飯
恩況公楊氏宿將今幼嗣新立多事時乃欲求自安於
外邪溫亦陽謝曰公等見留不願去也由是不行顥知
爲可求所賣夜遣盜刺之可求度不免請為書辭府主
盜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盜粗能辨字見其辭氣
忠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遂掠其財以去頃之溫令鍾
泰章斬顥于牙堂溫得除顥而獨專國政可求力也事

平授揚州司馬已而溫鎮潤州留子知訓與可求居廣陵秉政宿衛將馬謙李球作亂知訓將出走可求曰公弃衆自去衆將何依乃闔户而寢鼾息聞于外府中以安及朱瑾之變溫遣使殺米志誠可求恐其拒命也以計禽斬之而溫以瑾故欲大行殺戮可求則與徐知誥具陳知訓致禍之由溫怒得稍觧未幾改營田副使武義元年高祖即吴國王位遷門下侍郎順義中拜尚書右僕射已而兼同平章事先是唐與梁戰來徵兵溫欲

持兩端發兵循海助其勝者可求固爭不可至是唐以
滅梁來告溫尤之曰公前沮吾計今將若何可求笑曰
聞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不出數年必内變吾但畀
辭厚禮保境以待足矣于是遣司農卿盧蘋報使可求
密條數事授之蘋如洛陽凡所問者悉依所授以對大
厭莊宗心而歸無何莊宗遇害可求之言遂驗溫益重
焉時知誥秉鈞以四郊多壘待將校頗事姑息而將校
從禽聚飲騷擾民庶知誥欲糾以法復惜其才力患之

問于可求可求曰無煩縲之易絶耳請檄泰興海鹽諸縣罷採鷹鸇可不令而止知誥從其計匝月間羣校無有游墟落者俄進左僕射太和二年卒可求之死也後溫三年可求素忠于溫居恒以知誥非徐氏子數勸溫以次子知詢代知誥輔政知誥內切忌之天祐末謀出可求爲楚州刺史是時高祖尚守藩鎮可求知溫意殊未慊既受命即趣金陵說溫曰唐亡于今十二年而吳猶不改天祐可謂不負唐矣然吳所以征伐四方而建

基業者常以興復為辭今聞河上之戰梁兵屢衄朱氏日衰李氏日熾一旦李氏有天下吾能北面為臣乎不若於此時先建吳國以繫民望溫果大悅復留可求不遣使草具禮儀知誥知可求不可去乃以女妻其子續可求微時為陽邑吏陽邑令器之待以賓禮每曰卿當自愛他日極人臣之位幸以遺孤留意後可求登公輔令子理遺命走謁可求可求贈以擔石束帛若不為意者俄密遣人賫黃金數十斤伺于逆旅門謝之曰非陽

宰之子乎相君使奉金以備行李叉戲一第宅僕馬畢為之置令子他日詣門謝可求曰聊報尊府君夙昔之遇耳一見後終身謝絕其權畧有如此

駱知祥合肥人也雅能治金穀遇事輒辦初事田頵為宣州長史太祖既殺頵以知祥為淮南支計官勵精爲理事無留滞天祐中徐温秉國知祥與嚴可求左右協力可求任軍旅知祥司財賦一時稱之曰嚴駱已而初置選舉命知祥董其事任用得人世多服其精覈久之

授鹽鐵判官武義元年高祖即吳國王位遷中書侍郎知祥與徐知誥甚密知誥常欲出可求于楚州知祥實與其謀後數年以病卒

陳彦謙常州人為人多智畧善理煩劇高祖時官潤州司馬酷為徐溫所親信溫行部昇州常喜其繁盛彦謙勸溫徙鎮海軍治焉溫從其說即以彦謙為鎮海節度判官溫于軍國事但舉其大綱細務悉委彦謙主之江淮稱治武義元年溫與吳越兵戰于無錫溫病熱不能

治軍彦謙還中軍旗鼓于左取貌類溫者擐甲冑號令軍事溫得少息其臨機御變皆此類也未幾兼楚州團練使疾革時徐知誥恐其遺言及繼嗣事醫藥金帛相屬于道以結其心彦謙密留書于溫卒勸以所生子為嗣時皆多其有義先是金陵工成彦謙上費用之籍于溫溫曰吾既任公何以此相涸也竟不復會計溫始終推心腹用之故彦謙亦以此報溫

論曰可求善謀而多中運機莫測握算若神豈非其智

有過人者邪知祥精心錢穀一心佐理得興可求齊稱宜矣彥謙勵勤庶務終始不渝其志亦可云東海之功臣也

盧樞　王潛　楊廷式　徐融

汪台符　江夢孫

盧樞闕人高祖時官御史臺主簿武義元年高祖禁民間私畜兵器盜賊益繁樞上言今四方分爭宜教民戰且善人畏法禁而奸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盜

也宜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鄉里從之

王潛廬州人初居太祖幕府及事高祖歷官左司郎中典選事時喪亂之後官失其守甲簿湮落潛雍容欵接坐客常滿隨才而使人人自以為得徐知誥為相掄選有序潛之力也

楊廷式字憲臣泉州人正直不畏強禦武義初官至侍御史知雜事時張崇為德勝節度使貪暴不法會廬江民訟縣令受賕徐知誥遣廷式往訊廷式曰雜端推事

其體至重職業不可不行知誥曰何如廷式曰械繫張崇使吏如昇州簿責都統知誥曰所按者縣令何至于是廷式曰縣令微官張崇使之取民財轉獻都統耳豈可舍大而詰小乎都統者謂徐温也知誥謝曰固知小事不足相煩以是益重之廷式雅善占夢縣令毛貞輔者謁選廣陵一夕夢口中吞日既寤腹猶熱問于廷式廷式曰此夢甚大非君所能當若以君而言宜得赤烏場官也已而果然

徐融不知何地人齊王徐知誥秉國政融與宋齊丘曾禹張洽孫魴輩同爲知誥賓客剛方率直少所曲狥身處齊幕而實乃心楊氏知誥既畜異志且欲諷動僚屬一日大雪酒酣知誥言行酒無以為樂義取雪與古人名巧合者為口令因舉危曰雪下紛紛便是白起宋齊丘繼曰著屐登階必須雍齒融意欲折知誥遽曰詰朝日出爭奈蕭何知誥大怒是夜收融投之江自是與謀者惟齊丘而已

汪台符歙州人少好學博貫經籍善為文章不逐浮末有匡王定霸之才天復初為陶雅幕客已而見天下苦兵戰遂居鄉里執耒力田睿帝時徐知誥鎮金陵台符自草間上書陳民間九患及利害十餘條書上為宋齊丘所沮謂雖有其言必無其行知誥猶豫未之信齊丘始字超回台符乃貽書誚之曰聞足下齊先聖以立名超亞聖而稱字齊丘慚而更其字曰子嵩由是大怒台符密使人誘其乘舟痛飲至石頭蚵蚾磯下沉殺之知

誥聞而嗟嘆久之頗憾焉台符嘗請括定田賦每正苗一斛别輸三斗官授鹽一斤謂之鹽米入倉則有䴬米太和末知誥使民入米請鹽即其法也南唐昇元中限民田物畜高下為三等科其均輸以為定制又貨鬻有征税舟行有力勝皆用台符之言云台符有歙州汪王廟記文辭竒奥甚見稱于時記曰天不欲葢地不欲載兩曜不欲凝萬根不欲生玉石一塵賢愚一血則神人不得不降聖人不得不作我唐不得不興越公不得不起起而不生進退存亾者越公得之矣隋鹿無主群雄卒舞公矯翅一鳴聲若千古提山掬海沃沸填危掃平反側之源歸我唐虞之際

武德四年高祖下制曰汪華往因離亂保據州郡靜鎮一隅以待寧晏識機慕義遠送款誠宜從褒寵授以方牧可使持節歙宣杭睦婺饒等六州諸軍事感天人知已瞻玉關言懷龍劒一沉死而不朽貞觀二十三年也有棠樹之詩無良人之嘆固得父老請建祠堂在廳之西大歷十年刺史薛邕遷于烏聊東峯元和三年刺史范傳正又遷于南阜即今廟是也中和四年刺史吳公圓克荷冥應復修棟宇迄今司空潯陽公景慕英塵經始靈宫凡三遷飾物不告勞民惟求舊濟於時死於國功宣教化則祭之其餘不在祀典狄梁公按察江淮焚淫祠七百所朝野韙之所謂能執干戈以衛社稷越公欲蓋而彰雖焚不可得矣且湯不乾堯不濕曷顯聖人之政唐歷十有九帝二百八十年其時門有缺　僕醉觸破王化洎僖皇歲庚子盜起曹南逆塵犯蹕我淮王大呌義聲千里奔命宣池濠壽滁和九郡統我馬箠分我君憂苟無將將之雄莫破錚錚之膽我司空潯陽公

獨危仁義禮樂餌舒池常潤於歙最爲政第一慰本城之人築久常大本豈矜莊嚴一祠企望六郡直在乎開物成務遺民金石者也台符越公之裔潯陽之吏祖能神主能賢辭或不直作神之羞辱主之命名我邦人同歸典實庶可與言文論政矣龍集壬戌十二月十有一日謹記○獨危一作陶雅

江夢孫字聿修潯陽人也博綜經史立行髙潔太和中中書令徐知誥表為秘書郎夢孫數自言迂儒無裨益平生讀書欲小試於治民求爲縣令方是時士客于知誥者率以功名富貴自許而夢孫獨無奢望知誥以為不情未之許也久之累求不已遂補天長令知誥先持

告身示之曰今日受此明日趣走庭下矣曰此素志也庸何傷及至天長吏白縣署聽事有淫厲不可居夢孫曰長吏不坐堂皇非禮也是夕果有怪並出夢孫起焚香曰夢孫受命為令當治事于此鬼神有祠廟丘壟何不各歸其所吾行不欺暗室奚畏君等語訖皆斂迹夢孫治縣寛簡吏民安之逾年弃官去縣人號泣送之數十里還家事繼母盡孝早暮潔衣冠視饍羞毋食既徹為諸生講禮釋經義凡至疑處輙斂袵曰此科先儒猶

多異同夢孫安敢輕言諸君自擇所長可也南唐保大中卒年八十五贈國子司業葬之日自遠方至者千人而服衰者百許

論曰盧樞一言而團結民兵可謂慮深遠矣王潛之司銓衡楊廷式之居臺職皆能不媿其官者也融以諷言賈禍台符以獻策喪軀其人足嘉而周身之智少昧焉若夢孫者進退不失䇿以自牧殆所云盛德之士乎

鍾泰章　翟虔　韋建　高審思

李章　　王令謀

鍾泰章（吳錄作鍾章）合肥人為人勇敢有膽畧烈祖時官左監門衛將軍高祖初襲位徐温與張顥爭權欲剌顥而難於其人嚴可求語温曰非鍾左衛不可温乃使親將密諭泰章泰章私心喜選壯士三十輩椎牛享之夜剌血相飲為誓温猶疑其怯夜半止之曰僕母老懼事不成徐圖之如何泰章勃然曰言已出口豈可已之明日遂誅顥温由是暴顥弑君之罪未幾論誅叛功泰章賞

獨薄每酒酣恃功頡頏與諸將爭或言泰章觖望徐知誥疑其難制溫曰是吾過也昔者吾赤族之禍間不容髮使無泰章豈有今日富貴邪奈何以薄物細故疑之稍擢為滁州刺史已而隨周本圍撫州本敗于皇天蕩泰章將精兵三百爲殿多樹旗幟於將中追兵不敢逼而還久之遷壽州團練使順義中人有告其侵市官馬者知誥以王命遣王稔代之改泰章饒州刺史溫召至金陵使陳彥謙三詰之皆不對或謂泰章何不自辨泰

章曰吾在揚州十萬軍中號稱壯士壽州去淮數里步騎不下五千苟有它志豈王稔單騎所能代乎我義不負國雖黜為縣令亦行況刺史乎何為自辯以彰朝廷之失時知誥欲以法繩諸將請收泰章治罪溫不可乃命以泰章次女配知誥長子是為南唐光穆皇后

翟虔彭城人起家閤門使素為徐溫所親任鍾泰章之刺張顥也溫實使虔通密謀已而閉牙城門遂克成功稍遷王府子城使一云宮城使朱瑾殺徐知訓虔闔府門勒

府兵討之瑾死未幾改武備使使察睿帝起居虔防制
甚急殊不堪順義四年睿帝廵迎鑾鎮溫自金陵來朝
睿帝對溫輙名雨為水溫請其故曰翟虔父名吾諱之
熟矣因謂溫曰公忠誠我所知也然虔無禮宮中及宗
室所須多不獲溫頓首謝罪請斬之睿帝曰斬則太過
遠徙可也乃徙撫州卒
常建少居太祖軍中常從征討以膂力聞後隸虔州王
綰為裨將郡境曠遠旁接谿洞羣盜充斥建率勵勇士

所至捕獲百姓賴之累遷諸軍都虞候左街使出為袁州刺史建不知書而性渾厚清静自處無所侵撓郡中大治居數年入為統軍事睿帝甚謹南唐禪代出為武昌軍節度使卒年八十

高審思少事太祖以驍勇名于軍中劉信平虔州審思為裨將屢立戰功審思為人厚重寡言齊王徐知誥竒之常使綜領親兵及禪代拜壽州節度使加中書令増修城隍守備甚嚴或謂曰以公威略守此堅城何懼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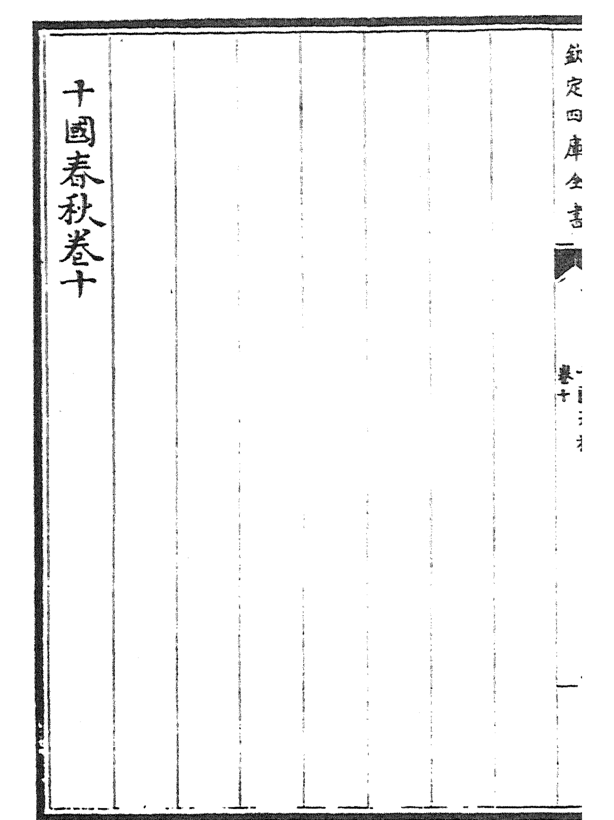
過爲畏懦也審思曰兵機多變不可不懼有備無患策之上也後周師南侵壽州未能卒破人咸思審思遺績云年七十八卒于鎮謚曰忠初術者言審思位不至刺史嘗受命刺史常州固辭不行而其後位兼將相終始富貴術之不足信如此

李章廬州廬江人也一作李章定遠人中和三年與王稔同爲太祖騎將已而與朱瑾相悅髙祖時瑾殺徐知訓自剄徐溫入誅瑾黨章與同事六人當斬五人已斬次至章

厲聲曰四郊多壘而斬壯士邪時馬仁裕監斬壯其言聞于徐知誥釋之已隸洪州為軍校累遷雄武軍都虞候左街使章雖老而心尚壯善撫士卒勤于職務睿帝時出為百勝軍節度使為理嚴重禁戢左右賓禮僚屬南唐受禪會周本死移章鎮廬州加中書令昇元四年秋八月卒年九十

王令謀故徐知誥客也初為昇州判官已而改揚府左司馬轉內樞使乾貞中徐知詢握兵金陵與知誥相猜

忌知誥頗患之令謀說知誥曰公輔政日久挾天子以令境内誰敢不從知誥年少恩信未洽于人無能為也未幾遷同平章事太和三年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與宋齊丘同平章事六年拜司徒已又領忠武軍節度使天祚三年令謀如金陵勸知誥受禪辭不受九月癸丑卒令謀素柔猾鮮志操老病無齒或勸其致仕令謀曰齊王大事未畢吾何敢自安疾亟屢上書勸進是歲十月禪代令謀竟先死不能償其志



十國春秋卷十

十國春秋卷十一

檢討吳任臣撰

吳十一

列傳

杜荀鶴素有詩名自號九華山人登唐大順中進士第

一云荀鶴牧之微子也牧于會昌末自齊安移守秋浦時年四十四有妾懷妊出嫁長林鄉正杜筠而生荀鶴擢第時年四十六矣以世亂還歸九華山田頵在宣州甚重之遂處頵幕府為賓客頵起兵陰令以牋問至壽州結納朱延壽復至汴通梁王朱全忠全忠頗厚遇之頵敗全忠表授荀鶴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知制誥恃勢侮易縉紳衆怒欲殺之而未及天祐時卒荀鶴初謁全忠會雨作而天無雲全忠曰此謂天泣是何祥也荀鶴賦無雲詩獻上全忠大悅詩曰同是乾坤事不同雨絲飛灑日輪中若教陰翳都相似爭表梁

王造化功

殷文圭池州人一云陳州西華人小字桂郎居九華山苦學所用墨池底為之穴唐末詞場請託公行文圭與游恭獨步場屋乾寧中昭宗幸三峰文圭携東平王全忠表薦及第尋爲裴樞宣諭判官至汴州全忠復表薦之既而文圭投啓於公卿曰於菟獵食非求尺璧之珍鷯鷃避風不望洪鐘之樂及南歸為多言者所發全忠大怒遣吏捕之不及由是屢言措大辜負心每援文圭以為證

時宰國節度使田頵雅重儒士置田宅迎文圭母以甥事文圭文圭感頵意為之盡力頵死事太祖父子掌書記以文章著名太祖墓誌銘葢其手出也武義元年拜翰林學士一云終左千牛衛將軍有登龍集十卷從軍槀二十卷筆耕二十卷㝠搜集二十卷子崇義仕南唐為宰相先是文圭舉進士道遇老叟曰文圭久之謂人曰向者若人看綠拳必入口神仙狀也如學道當沖虛不爾有大名于天下而文圭拳實入口後顯名當時果符其言

紀事又云文圭中途遇一叟鬚白睛綠拳文入口神仙狀也曰如學道當沖虛為儒當大有名於天下云云

又嘗經大澤中驟雨震雹衆駭躑文圭獨安詳如不聞雨定傍人見其兩耳中鬼神以泥封之其異徵有如此

文圭晚年頗急于貲財一日草司空李德誠麻潤毫久不至作詩督之因為時論所少詩曰紫殿西頭月欲斜曾草臨川上相麻潤筆已曾經奏謝更將章句問張華

楊夔有雋才與殷文圭杜荀鶴康軿一作駢夏侯淑王希羽等同為宣州田頵上客夔知頵不足抗太祖著溺賦

數百言以戒之顗不用竟至于敗夔有紀梁公對原晉亂說當世爭傳其文

沈文昌湖州人也爲文精工有如宿搆常居田顗幕中代顗草檄詈太祖極加醜詆及顗敗太祖赦其罪用為節度牙雅頗以通敏見于時

沈顏字可鑄湖州德清人唐翰林學士傳師之孫也天復初舉進士第授校書郎屬亂離奔湖南馬氏未幾來歸為淮南廵官累遷禮儀使兵部郎中知制誥翰林學

士嘗撰太祖神道碑時人推為鉅手順義中卒顔少有詞藻琴奕皆臻神境時人為之語曰下水船言為文精速無不載也性閒澹不樂世利常疾當世文章浮靡倣古著書百篇曰聱書凡十卷自序云孟軻以後千餘年儒者咸未有聞焉天厭其極付在鄙子其誇誕如此又有解聱書十五卷大紀賦一卷登華旨象刑解時辯讒國諸文及宣州重建小廳記行世記曰界江南宣州實爲奥區凡厥貢之盛厥土之饒則古所良也暨鉅盜起迭碭環弊於四方是邦戴罹寇阨雖城隍僅免而外無孑遺矣兵部裴公餘

慶去任賓客常侍韋自池牧來臨蒞事未幾遷爲秦彦所據姦連隣患一旦擁兵渡江引黨趙鍠以代已任是歲南滁劉顥作亂揚州繼表師律二境流離人不堪命弘農王方作自淝水爰奮義旗詢于同盟則田公司空首決宏謀及維揚克定秦彦就誅宣人有言曰何獨後予徯其來蘇弘農王允惆是誠我公復勵兵進討鋒悉鋭逆戰亟爲崩之及追蹙保壘兵食內空而外不絕商市無改肆鍠知人和在彼乃冒圍宵奔我公追擒之自此江表略定大順元年建子月孫儒大掠維揚又來寇我舉不以義自是厭師復爲我公擒之其衆盡潰弘農王去寧揚土我公嗣總藩條天子嘉公之勲就轉左僕射命觀察於是明年建寧國節度又明年加司空宣城荐屬戎事便歷久缺司署者進言曰盍葺諸公曰民室未完民逃未復於是用文德以來之既而來安之不朞歲車者闐闐舟者駢駢比屋滯貨盈市溢鄽司署者復進言曰民室完矣民逃復矣公曰倉廩未實田野未闢於

是薄其賦而省其傜給其乏而賑其飢不替歲荷耰秉犁橇蟠於泥如雲之稼穰穰在畦司署者復進言曰倉廩實矣田野闢矣公乃許然後度材相址不傲匠事橫梁虹亘山節峯峙嶫嶫崇崇觀者改視公喜退顧人曰凡事之治不治無賢愚貴賤顯然知異觀此當其未治人咸憾之及其治也人咸榮之則吾於為政也豈不參乎治哉我今欲刋成績宜付所能則沈氏子以文售子其何可辭焉乾寧二年乙卯秋八月八日記

徐延休字德文會稽人博物多學風度淹雅唐乾符中進士昭宗狩石門無學士草詔延休未調官適在旁近逆旅左右言其工文辭即名見命視草昭宗善之及還長安不得用樞密使蔣元暉辟為僚佐延休惡其人弃

去依鍾傳于洪州烈祖時取江西得延休歸授義興縣令累官至光祿卿江都少尹卒九國志延休為少尹時吳將祀南郊以為鹵簿使于是法物始備初義興有漢太尉許馘廟廟碑即許劭所立字久磨滅開元中許氏諸孫再刻之題八字碑陰曰談馬礪畢王田數七時人不能曉延休一見為之觧曰談馬言午言午許也礪畢石畢石卑碑也王田為千里千里重也數七是六一六一立也乃許碑重立四字耳延休二子鉉鍇有傳

游恭建安人登唐進士第博學能文辭有名於世初為鄂州杜洪掌書記洪死來歸署館驛巡官武義改元遷知制誥無何卒恭嘗奉命撰烈祖墓誌詞極體要時輩稱之有小東里集三卷廣東里集四卷子簡言仕南唐別有傳

王振缺人仕高祖兄弟為史官嫺熟典故博通事蹟所著太祖等本紀及討論諸將戰功皆詳核而不誣切實而不靡世稱良史才

信都鎬隋信都芳之後也少以著作自負當太祖入廣陵功臣三十九人而同時佐將吏實五十人焉鎬録其名氏功績為淝上英雄小録二卷文獻通考云信都鎬撰淝上英雄小録中録楊行密將吏有勲名者四十人其二十四人皆淝人餘諸道人又有僧道漁樵之屬十人録其小事故名小録

陳濬廬陵人父岳仕唐為南昌觀察判官著唐統紀一百卷濬有史才能世其學事睿帝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撰吳録二十卷官終尚書子喬仕南唐有傳濬又有揖讓集

朱潯素以文章名家所譔啓霸集三十卷爲當世所重
同時有周延禧者亦號通才自名其集曰百一集
張翊其先世爲京兆人唐末翊父授任番禺屬劉隱將
據廣南弃官北還至潭衡間馬氏已有潭澧挈家來奔
江南過廬陵禾川僦屋居焉翊與弟惟彬善讀書克承
先業高祖時徐知誥輔國政翊入廣陵以射策中第授
武騎尉及知誥移鎮金陵隨度江見知于宋齊丘署府

中從事南唐禪代擢虔州觀察判官西昌令假道還廣陵里人榮之已而恃才褊躁凌暴左右被鴆卒翊文辭婉麗禾山大舜二妃廟碑廬陵紫陽觀碑新興佛閣碑文皆翊所撰

論曰殷文圭諸人皆彬彬文章之選也或則典贍得體或則精簡擅長江南故多才士而文圭等實有篳路藍縷功焉荀鶴雖唐臣以嘗居宣州莫府亦得載吳人之列云

汪少微　支戩　奚超　淮南畫工

汪少微歙州人也嘗于順義元年譔歙硯銘云松操凝烟楮英鋪雪毫穎如飛人間四絕

支戩餘干人世為小吏至戩獨好學能文章睿帝時歷仕金陵觀察判官檢校司空先是戩未遇時戲祝于箕僊曰請卜支秀才他日何官箕僊畫曰年五十餘位司空至是遂驗年五十一卒于任箕僊者蓋取飯箕衣之因名

奚超易水人父鼐與弟昂善製墨稱為能品唐末遷居歙州超得其法高祖膺帝時以造墨名家至南唐賜姓李氏李廷珪廷寬廷宴即超子也廷宴之子文用文用之子仲宣皆能世其業

淮南畫工者失其姓名晉王李克用之有河東也太祖恨不識其狀貌密使畫工詐為商人入其境寫之及至河東有發其謀者禽之晉王初甚怒既而謂曰吾素眇一目試召使圖之觀其所為如何俄畫工至晉王按膝

厲聲曰淮南使汝來繪吾真必畫家之尤也寫吾不及十分揩下即汝畢命地矣畫工再拜下筆時方盛暑晉王執八角扇因寫扇衣半障其面晉王曰是諂吾也遽使別圖之又應聲下筆繪其背弓撚箭之狀仍微合一目以審箭之曲直晉王大喜厚賂金帛而還

十國春秋卷十一

十國春秋卷十二

檢討吳任臣撰

吳十二

列傳

槮潭漁者不知所從來太祖初起廬州稱八營都知兵

馬使廵警至糝潭𢾊于江岸有漁父鼓舟直至前饋魚數頭曰此猶公子孫鱗次而霸也因四指曰是皆公之山川太祖異之將遺以物不顧而去

張軍師者史失其名雅善占筭景福元年六月孫儒圍太祖于宣州前一日軍師語太祖曰明日當大水亭午儒授首矣時烈日曦赫儒兵方張甚軍中頗嗤其言及詰旦西北有雲大如箕漸漸彌漫俄而澍雨大水暴作儒謂衆曰城中大水將及我諸營自顧無相救也頃之

水深大餘城內徑出兵邀擊儒營因獲儒斬之軍師言遂驗

錢亮江淮布衣也人皆稱為錢處士天祐中寓居昇州宿楊姓家中夜忽起曰地下兵馬相閧云接令公聒我不得眠人莫之測明日徐溫至金陵時無有豫知者江淮異人錄又云處士止于金陵楊某家初吳以金陵為州築城西臨江東至潮溝處士指城西荒蕪之地勸楊市之及建為都邑所市地正值繁會之處遂製層樓為酒肆焉又嘗見一人謂之曰爾天罰將及其人告以昨弃食溝中處士曰爾亟取穢者滌之而食可免又語人曰罹餓而雷電大震其人如其言雷電遂息

金陵王氣復興當有申生子應運于此及徐知誥為昇州刺史亮謁之退謂左右曰建業之地復興帝都即郡侯是也後溫徙知誥于潤因廣修廨署潤布城隍期已當之亮曰此故修道主也至南唐禪代先主實生于戊申興亮言合封亮為霸國先生時有圖亮之貌者亮見曰吾反不若此常對聖人未幾一僧取圖置誌公塔中已而南唐先主復取入宮陳于内寢其言遂驗亮又善為讖語說將來事末年言李氏之祚曰髟髴之間倍蓋

楊氏有淮南四十六年而李氏三十九年𡖖𡖖不遠也或謂楊氏自改元至易姓止二十年故云倍之耳

董紹顔善能知人嘗詣鄂州節度使李簡簡出諸子視之時平頭小兒何敬洙侍側紹顔曰諸子皆有功名然不若平頭極貴也後敬洙累授節鎮為時名將徐溫鎮潤州令紹顔徧閲牙内將校有藍彦思者遥謂曰若多言或中也紹顔曰君勿言郎君非善終者彦思曰軍校死于鋒刃吾事也紹顔曰汝寧能好鋒刃死乎未幾州

有火災牙兵盛造木桶以貯水軍人因持桶刀作亂彥思遂死于難

李攻天祐時為舒州倉官自言少時因病遂見鬼為人言禍福多中高祖初襲位大將張顥操廢立之權威震中外攻時宿于鸞山司命真君廟翼日與道士崔繕然輩偕行方數武忽止同行于道側自蔽大樹窺之曰向見一人桎梏甚嚴吏卒數十人衛之是必為真君所考召也問為誰良久乃言曰張顥也不亟月而顥果誅死

左雄武統軍李宗造開元寺成大會文武僧道于寺中既罷攻復謂綽然曰向二吏繫坐中客而去其人當不永矣言其容貌衣服則團練巡官陳絳也未幾絳暴卒其神驗皆斯類

柳翁饒州人常乘小舟釣鄱陽江中妻子亦不見其飲食凡山川深遠與水族之類無不周知鄱人有漁釣者咸諮訪後行天祐中呂師造為饒州刺史修城掘壕至城北則雨止役則晴或問翁翁曰此下龍穴也震動其

土則龍出穴而雨矣掘之不已霖雨行將為患已而畚鍤及數丈其下霧氣衝人不可入果霖雨連旬不止呂氏諸子將網魚於鄱陽江名問翁翁指南岸一處今日惟此有魚然有一小龍在焉是日果大獲舟中以瓦器貯之中有鯶魚長二尺許雙目精明繞器而行羣魚皆翼從之將至北岸遂失所在

黃冠道人無名氏自云鍾離人也高祖攺元開國時廣陵殷盛士庶駢闐道人狀如病狂手持一竿竿首懸一

木刻為鯉魚形行歌于市曰盟津鯉魚肉為角濠梁鯉魚金刻鱗盟津鯉魚死欲盡濠梁鯉魚始驚人又云横排三十六條鱗箇箇圓如紫磨真為甚竿頭挑着定世間難遇識魚人其類此意者凡數十章時人莫能曉後徐知誥禪代復姓李氏其言始應

虔州少年不詳其姓氏高祖時虔州將鍾某之廣陵道經太和戍遇少年求同往鍾許之會屠肆有豕首欲市之而不携一錢少年曰小事易易耳及還已出豕首裹中因解囊中錢復償其直及至廣陵有輕俠數人來逆

旅少年指青衣者曰此必今夕為盜耳鍾未之信中夜聞穴壁聲伺其引首過竇急持之即青衣客也居無何忽謂鍾曰不可久處趣之歸鍾如其言逮至白沙而朱瑾被殺廣陵果大擾焉

劉通微精術數素為宋齊丘所知乾貞初徐知誥執政柄徐溫將佐忌之屢請以溫子知詢為代中外岌岌人無固志齊丘夜名通微同宿而徵其事坐久聞鼓聲通微投袂起曰子嵩事必中變政事僕射安若泰山不足

多慮也彼懷惡志者行當受禍金鼓之聲澌澌然殆有大喪與夕未曙撓步至白溫死矣

褚雅

褚雅字玄道錢唐人武義時來隱于茅山樂施輕財拯物無厭營田既穫以與貧者與人共居常旦起灑掃取水以給采薪之人夏月移瓜憩人來取當時暑行道無暍者人咸以為難

申漸高

申漸高不知何地人事睿帝爲樂工常吹三孔笛賣藥于廣陵市乾貞時按籍編括而関司斂率尤繁商人苦之會都城亢旱中書令徐知誥謂左右曰近郊頗得雨都城不雨何也得非刑獄有寃乎漸高作諧語進曰雨畏抽稅不敢入京耳知誥大笑明日下教弛額外稅信宿大雨霑洽太和中知誥與弟知詢不相能一日手金巵引鴆賜知詢曰願弟壽千歲知詢心疑之取它器均酒之半跽進曰與兄分享五百歲知誥色變左右莫知

所從薾高舞袖升堂掠二酒併飲之懐金巵趣出知誥密遣人以良藥鮮之已腦潰卒

徐仲寶

徐仲寶長沙人順義時爲舒城令已又改樂平令皆有能名仲寶在舒城日與家人見白氣斜飛而去中砦有物仲寶婦以手攫之得玉蛺蝶一枚製作精工人莫能測及在樂平家人復于厠竈鼠穴中得錢甚多仲寶帥人掘其處深數尺有白雀飛出止于庭樹其下獲錢至

百萬錢盡白雀乃去當時傳為異事

朱延壽妻王氏　　張訓妻某氏

朱延壽妻王氏當太祖以計召延壽詭言欲與以揚州延壽信之將行王曰今若得揚州成宿志是興衰在時非繫家也然此行吉凶未可知願日發一介慰我一日介不至王曰事可知矣乃部分僮僕授兵器方闔扉而捕騎至遂出私帑施民發百燎焚壽州牙舍曰我誓不以皎然之軀為讎人所辱赴火死

張訓妻故劒俠也未詳其所由來太祖嘗在宣州給諸將鎧甲訓得故敝者不如意妻謂之曰此不足介意第司徒不知耳明日太祖問訓曰爾所得甲如何訓以告乃易之後太祖移鎮揚州常賜諸將馬訓所得復駑弱不任形於顏色妻復言如前明日太祖又問之訓以為言太祖曰爾家事神邪訓曰無之太祖曰吾頃在宣州賜諸將甲是夜夢一婦人衣真珠衣告子曰公賜張訓甲甚敝當易之今賜諸將馬復夢前珠衣婦人告子曰

張馬非良馬其故何哉訓亦莫之測訓妻有衣麄常自
啓閉不為人所見會妻出訓竊啓之得珠衣一襲異焉
及妻歸頗謂訓君啓吾衣麄何也先是妻每食必待訓
一日訓歸妻已先食語訓曰今日嘗異味遲君者數矣
俄發甑訓見蒸人首一具心惡之欲殺其妻妻逆知訓
意曰君欲負我邪然君方為數郡刺史我不能殺君因
指一女使曰殺我必先殺此婢不爾君必不免訓遂殺
妻及其婢

十國春秋卷十二

十國春秋卷十三

檢討吳任臣撰

吳十三

列傳

田頵安仁義　朱延壽

田頵字德臣廬州合肥人安仁義者沙陀之叛將也頵粗通書傳沉果有大志與太祖生同里約為兄弟應州募屯邊稍稍遷軍將太祖據廬州頵從之謀畧為多攻

趙鍠于宣州鍠出東溪垂綦流以遏阻水艓甲謂追騎不能及顒乘輕船追之鍠驚遽見禽太祖表顒為馬步軍都虞候會仁義從秦宗衙寇淮南孫儒既殺宗衙仁義來奔太祖太祖大喜屬以騎兵使在顒右兩人名冠軍中交相得也共攻常州囪刺史杜稜居無何儒畧地南來顒等屯丹陽儒火揚州壁廣德顒破其屯與戰顒走太祖怒奪其兵或諫太祖曰强敵傳壘不用顒非計也太祖乃復將顒儒畏仁義名陽貽書通好以疑太祖

太祖待仁義益厚署行軍副使卒用二人功禽儒乃遂表仁義為潤州刺史顒為宣州留後已而授顒寧國軍節度使累遷檢校太保中書門下平章事除仁義團練使至檢校太保顒已平馮弘鐸至揚州謝太祖左右求貲不已獄吏亦有請顒怒曰吏覬吾入獄邪又求池歙為廵屬不許顒始怨將還指府門曰吾不復入此是時兩浙將徐綰叛越王錢鏐入杭州逐綰綰屯靈隠山迎顒顒遣客何饒曉一作諸鏐曰王宜退保會稽無為虛屠

士衆也鏐曰軍中小叛常然公為人長奈何助逆邪顒攻北門鏐登城與語射中麾下顒築壘絶往來道鏐患之出金幣十舉募能奪地者陳璋以死士三百免冑馳擊奪其地顒攻城未能克將濟江絶西陵為浙將所却圍益急鏐子是遣其子傳鐐求昏于太祖且告之曰顒得志為患必大請以子為質願名還顒太祖使人謂顒曰不還我遣人代守宣州顒不從浙人輸錢二百萬緡犒軍又請以王子傳璙出質顒乃與綰引兵還然内怨

太祖與浙人因移書太祖曰侯王守方以奉天子譬百川不朝于海雖狂奔瀆漫終為涸土不若順流無窮也東南揚為大刀布金玉積如阜願公上天子常賦顗請悉儲峙單車以從太祖答曰貢賦由汴而達適足資敵爾于是顗絕太祖大募兵昇州刺史李神福為太祖言顗必叛宜早為計太祖不可顗遣使通好于梁王朱全忠全忠喜屯宿州須變缺 有良將康儒者與顗議多不合太祖特授儒廬州刺史以間之顗以儒為貳于己族

其家僑曰田公亡無日矣天復三年八月頵遂與仁義同舉兵反頵攻昇州刼神福妻息厚養之神福方與劉存攻鄂州太祖名之討頵頵遣其將王壇等逆之又遣李皐遺書神福曰公家在此苟從我當分土而王神福斬皐謝絶之遂敗壇兵于吉陽頵乃自將來戰神福瀕水堅壁不戰請太祖以兵塞頵走道時仁義焚東塘以襲常州常州刺史李遇出戰仁義知其有備遂引軍却而伏兵發轉戰至夾岡仁義立二幟解甲而息追兵莫

敢嚮仁義復入潤州太祖潛令王茂章李德誠等圍之軍中推朱瑾㮣米志誠射皆為第一而仁義常以射自負曰志誠之弓不當瑾㮣之一瑾㮣之十不當仁義弓之一每與茂章等戰必命中而後發以此外軍畏之不敢近太祖亦遣使謂曰吾不忘公功能自歸當復為行軍副使但不可處兵仁義猶豫未決先是太祖得神福檄趣臺濛泣語曰人常告顒必反我不忍負人顒果負我吾思為將者非公莫可濛頓首謝率騎度江一戰于

廣德再戰于黄池三戰于宣州城下橋陷頵為濛所殺年四十六其下猶闘示以頵首乃潰葢是年十一月也仁義守潤州百端攻之不下茂章乗其怠穴地而入仁義以家屬保城樓兵不敢登名德誠曰汝可以委命且以愛妾贈之乃抵弓矢就縛斬于廣陵葢後頵死一年云始頵以傳瓘歸戰不勝輙欲殺之賴頵母殷氏及頵婦弟郭從師護免及城下之戰頵曰今日不勝必殺錢郎已而頵死不及禍頵傳首揚州太祖泣下以庶人禮

塋之赦其母并塋康儒頵居恒畜死士數百人號曰爪牙都所向無前得其死力又善為治通利商賈民愛之尤善遇士以是杜荀鶴等多為之用頵將作亂時向暮有鳥色如雉而大尾有火光如散星狀自外飛入止戟門不見翼日府中大火曹局皆盡惟甲兵存焉頵資之以起事仁義初欲降其子固以為不可乃止至是子亦斬揚州市

朱延壽舒城人事太祖破秦彥畢師鐸趙鍠孫儒功居

多太祖欲以寬恕結人心而延壽敢殺時揚州多盜捕得者太祖輒賜所盜物遣之戒曰勿使延壽知也已而陰許延壽殺之初壽州刺史高彦温舉州降于汴太祖襲之諸將憚城堅不可拔延壽一鼓而拔其城即表為淮南節度副使汴兵猶屯壽春延壽以新軍出每旗五位為列命黑雲都隊長李厚將十旗擊西偏不勝將斬之已又益五旗殊死戰汴兵引去於是取黄蘄光三州以功遷壽州團練使唐昭宗在鳳翔詔延壽團蔡以分

汴人之勢擢奉國軍節度使汴兵每至延壽境延壽開
門不設備而不敢逼延壽用法嚴常以寡鬬衆不勝反
者必盡戮之一日與汴人戰遣二百人持大劔斫陳有
一人應留者請行延壽以違命立斬焉田頵之叛遣使
詣延壽布腹心延壽隂約曰公有所為我願執鞭頵與
安仁義及延壽既謀絶太祖太祖心疑之而未有以發
乃陽為目疾每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常
行故觸柱而仆太祖夫人朱氏延壽姊也掖之太祖泣

曰吾業成而喪其目是天廢我也吾兒子皆不足以任事得三舅代我無憂矣遣辯士趣召之延壽疑不肯赴朱夫人遣婢報之故延壽疾走揚州至則太祖迎之寢門刺殺之黜朱夫人先是延壽於浴室中窺見牖外二人青面朱髮執公牒二函一人曰我受命來取一人曰我亦受命來取俄而不見是年遂被殺

張顥

張顥蔡人也初以驍勇事秦宗權巳而從孫儒儒敗又

歸太祖太祖厚遇之使將兵戍廬州蔡儔叛顥更為之用及太祖攻廬州圍急顥又踰城來降太祖復置之親軍署為左牙指揮使烈祖嗣位以顥與徐温專政心頗不平顥與温不自安共謀弑烈祖而顥以左牙兵行逆遂詐稱烈祖暴薨已而顥欲自立嚴可求以計止之顥氣沮事具烈祖本紀中未幾温令鍾泰章除顥顥伏誅并及其黨

徐温 子知訓知詢知誨知諫

徐溫字敦美海州朐山人也沉毅寡言罕與人交衆中凛然可畏人目之曰徐瞋會唐末大亂以販鹽為盜太祖起合肥隷部下時太祖勁兵數萬號其軍為黒雲長劒所與舉事者劉威陶雅之徒稱三十六英雄惟溫未嘗有戰功太祖之入宣州也諸將争取金帛溫獨據米囷為粥以食餓者太祖已心異之及太祖欲殺朱延壽等溫稍稍以計進事成遷右牙指揮使始預謀議太祖病出長子渥為宣州觀察使即烈祖也溫私致慇懃烈

祖涕泣謝温而行太祖病甚平生舊將皆以戰守在外而温居帳下遂預立嗣之功初烈祖鎮宣州命指揮使朱思勍范思從陳璠將親兵三千及入立惡温與張顥典牙兵名思勍等以自衛而温顥忌之陽使三將從擊江西誣以謀叛誅焉烈祖內不平一日温與顥驟擁牙兵露刃入庭中數烈祖所親信十餘人罪曳下斬之烈祖由是失政而心憤未能發温顥不自安共遣羣盜縊烈祖于寢室久之温與顥復有隙使鍾泰章殺顥高祖

時温遂專政乃自以淮南行軍副使領昇州刺史留廣陵而以假子知誥為昇州防遏使治舟師于金陵大將李遇怒温跋扈出嫚言温使柴再用族遇于宣州太祖舊將人人皆自疑温因偽下之恭謹如見太祖諸將乃安天祐八年温領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十年遣招討使李濤攻吳越裨將曹筠往奔温間遣人語筠曰吾用汝為將汝軍有求吾不能給是吾過也赦筠妻子不誅厚遇之是秋吳越攻常州温戰于無錫筠感前言奔

歸遂敗吳越兵十二年高祖封溫齊國公兼侍中充水
陸馬步諸軍都指揮使兩浙都招討使始就鎮潤州以
昇潤常宣歙池六州為廵屬溫城昇州建大都督府十
四年徙治之以子知訓輔政于廣陵而大事溫遙決之
知訓為朱瑾所殺知誥自潤州先入遂得政十六年溫
請高祖稱皇帝不許又請即吳國王位乃許遂建國改
元拜溫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鎮海寧國
等軍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進爵東海郡王高祖既

薨温越次立睿帝順義十年温又請睿帝即皇帝位未許而温病死年六十六追封齊王謚曰忠武天祚三年齊王知誥尊為太祖武王及受禪謚武皇帝已而南唐復李姓廟號義祖名其墳曰定陵温目不知書使人讀獄訟之詞而決之皆中情理尤喜為智詐殘狠然雅善用人頗得國人之心先是劉威為左右所譖温幾欲討之威詣温布心腹即遣之還鎮不疑劉信以說客降譚全播温陽怒以激之而虔州頓平其能御將士多此類

也又絶有器度嘗自迎鑾鎮還至百家灣暴風起舟人相顧失色温乃徐袒裼以帛繫養孫景通之首顧謂妾御曰吾善游倘溺不暇相救幸保此子言訖風浪漸息温居恒好服白袍子知誥每遇温誕生日必以獻會坐客有諂温者曰白袍不如黄袍好知誥遽斥之謂温曰令公忠孝之德朝野所仰一旦或諂佞之説聞于中外無乃頓損風望乎顧令公無惑其言温雖頷之而心實未忘竊位也葢知誥以已非其嫡慮温急于取國不得

嗣故以是為言云溫妻白氏李氏夫人陳氏李款知詰養母南唐昇元元年十二月上尊謚曰明德皇后合葬定陵祔太廟○白氏宋理宗時追封為仁壽仙妃明成祖加封淑善仙妃憲宗加封安寧護國恭靖元君賜廟額曰洪恩子知訓知詢知誨知諫知證知諤六人知證知諤見南唐春秋

知訓溫長子也案宋齊丘呼知訓為三郎似非長子今姑從馬氏南唐書少學兵法不能竟尤喜紉士角觝之戲怙溫權勢多為不法溫出鎮潤州留知訓輔政朝廷譽之稱為昌華相公平日陵

辱諸將對高祖無君臣禮高祖幼懦嘗飲酒樓上命優人高貴卿侍酒知訓為叅軍高祖鶉衣髽髻為蒼鶻知訓因使酒罵坐語侵高祖高祖愧恥泣涕而知訓愈狎侮之左右扶高祖起去知訓殺一吏乃止李德誠有女樂知訓求之德誠曰此輩皆有所生且復年長不足以接貴人俟求少妙者進之知訓對德誠使者言曰吾殺德誠并取其妻亦易爾初學兵於朱瑾瑾力敎之後因索馬于瑾瑾不與遂不相能夜遣壯士刺瑾瑾手刃數

人瘞舍後知訓隱而不問未幾出瑾為静淮節度使知訓過瑾瑾殺之事具瑾傳先是宿衛將李球馬謙作亂挾高祖登樓取庫兵以誅知訓陳于門橋知訓與戰頻却瑾適自外來以一騎前視其陳曰是不足為也因反顧一麾外兵爭進斬球謙亂兵悉潰瑾故有德於知訓及其凶終國人皆謂曲在知訓

知詢温第二子也温養子知誥既操國柄威權寖盛金陵行軍司馬徐玠諷温曰居中輔政之重不宜假於他

人當以親子代之溫即遣知詢入覲謀代知誥秉鈞會溫暴死知詢奔還金陵拜諸道副都統鎮海寧國等軍節度使兼侍中輔國大將軍檢校太尉守中書令金陵尹知詢素暗懦遇諸弟頗薄珍知其必敗反持其短輸誠于知誥由是知詢内為諸弟所擠外為珍所賣而不知也自以控强兵居重地去知誥如舉手易耳溫喪未終屢請知誥來金陵知誥有心計陰使人趣其入朝俄知詢至廣陵知誥疏其罪狀謫授統軍領鎮海軍節度

使知詢面數知誥曰先王之喪若為人子而不親臨反罪我邪知誥曰聞爾懸劒待我我亦不憚獨迫于君命不得往也為人臣而畜乘輿非反何周廷望者知詢親吏也常偽貢款于知誥亦時刺知誥之謀以告知詢及入朝廷望諫止不從既行廷望曰公有往日而無還日涕泣再拜送之至是知詢以廷望之言質知誥知誥曰以爾所為告我者即廷望也遂取廷望斬之知詢既失金陵往時莫府皆散去獨李建勳一人隨之及至潤州

常會僚佐諠宴終日永絶顧望未幾移鎮洪州賜爵東海郡王一云封武陵王疑是改封未審是非太和六年卒謚曰康

知誨溫第三子也知詢繼溫守金陵所為多不道知誨時時伺其陰事以告義兄知誥知詢之敗知誨搆之為多知誥甚德之後以為鎮南軍節度使知誨先娶太祖功臣呂師造女非嫡出以是常切齒呂氏因醉刺殺之妻以不良死數為厲知誨心惡之延名僧誦梵經為陳因果呂氏忽見形曰吾不辭此但報冤爾及鎮江西歲

餘呂氏不復見知誨喜甚有家人自淮南來道遇呂氏乘縧舟而至招家人曰為我謝相公善自愛我今它適矣且貽繡履與知誨已而家人至江西首語其事方陳履知誨熟視未畢輙見呂氏在側曰爾謂我真不來邪頃之知誨暴卒子景遼景遊南唐受禪待知誨後特優

知諫溫第四子也幼爽悟喜文墨徐氏諸子知諫寂為雅循初知訓輔國政無所醞藉溫留知諫陰助之諸將常惡知訓陵己而以知諫為長者溫假子知誥自潤州

入覲知訓會飲山光寺縱飲號呼意在以醉飽過殺知
誥知諫陰洩之知誥知誥獲免太和改元知諫領鎮南
軍節度使同平章事三年九月卒于官先是知誥誘知
詢入朝知諫實與其謀及知詢代鎮洪州過其喪于塗
撫棺泣曰弟用心如此我亦無憾然何面目見先王于
地下乎聞者傷之

十國春秋卷十三

十國春秋卷十四

檢討吳任臣撰

吳十四

列傳

僧祖肩　石頭大師　僧令遵

僧祖肩善陰陽五行之術常居太祖軍中太祖將攻杭州潛令祖肩至城下偵險易祖肩反曰是腰鼓城也擊之終不可得又聞其鼓角聲曰錢氏子孫富貴盛未易

圖也後悉如其言

石頭大師者夙與徐温交善温頗加禮遇是時宋齊丘亦寓於精舍齊丘既在徐知誥賓席温甚疑之一日謂石頭曰宋措大在兒子門下甚非純信之人慮其近習不以忠孝為務師其察之石頭乃伺齊丘所為而齊丘已知石頭意自是晨出暮歸必大醉或以艷曲駢辭示之石頭乃語温曰宋措大狂漢耳不足為慮由是温不復介意

僧令遵東平人曌微禪師無學之法嗣也高祖時來居鄂州清平山應對敏疾化導無方或問如何為大乘曰井綆又問如何為小乘曰錢貫武義元年終于本山謚法喜禪師

王居巖　吳法通　聶師道　劉得常

陳金　張武　宣州軍士

王居巖當塗人仕唐為驍衛長史遭亂弃官居青山太祖據淮南使人以兵迫起之居巖散遣其家人束身來

歸授以[缺]州判官不遣一日太祖大會忽失居巖急使人掩其家無一人在者後有人於嵩山見石室空者詢其旁或云有道人王居巖常居此莫知所往

吳法通潤州丹陽人有文學試舉子業不利入茅山為道士乾符二年唐僖宗遣使受大洞籙尊為度師賜號希微先生天祐四年潛入巖洞不知蹤跡時年八十三為烈祖嗣位之三年

聶師道歙州人也少好道唐末于濤為州刺史其兄方

外為道士結廬郡南山中師道往事之濤常詣方外且
時時洛以郡政因名其山為問政山師道居是山久國
人號曰問政先生唐給事中裴樞刺史歙州田頵陶雅
舉兵圍之累月食盡援絶議以城降而城中殺外軍過
多無敢將命出者師道力疾請行樞曰君道士豈可遊
兵革中邪令易服以往師道曰吾已受道法科教不容
易服乃縋城而出頵雅初亦怪之及與語大喜曰真道
人也隨約誓遣還及期樞復欲更日令師道再往戲下

多為危之師道了無難色復見二將皆曰無不可惟給
事命州人獲全實師道力也歙州平太祖聞其名召至
廣陵建紫極宮居之一夕羣盜奄至舉什器盡取之師
道謂曰若為盜取吾財以救饑寒持此將安用乎乃引
于曲室盡括金帛與焉仍屬之曰當從某地出無邏卒
可逸去盜如其指得不敗居數年師道奉太祖命設醮
龍虎山道遇暴客掠之將加害中一人熟視師道謂同
黨勿犯先生因曰我即紫極宮盜也感先生至仁之心

今以相報久之卒于廣陵時方遣使湖湘使還遇師道于途問之師道曰朝廷遣我醮南岳耳及入境知師道已卒數月矣相傳以為奇

劉得常昇州人十七歲作大道歌詣茅山見國師吳法通法通曰賢者能飲茅山泉一月當十倍今日聰明一年特生光慧十年聞仙道矣得常乃作冷泉吟法通又曰吾有玉經妙旨子若斂華就實可以混合天人離情理識得常再拜執弟子禮居紫陽觀二十年不踰戶閾

髙祖時華姥山一夕有童子歌曰靈菌長金刀響山中人數聞之慮有兵是年盛産黄芝經月枯悴得常遂逝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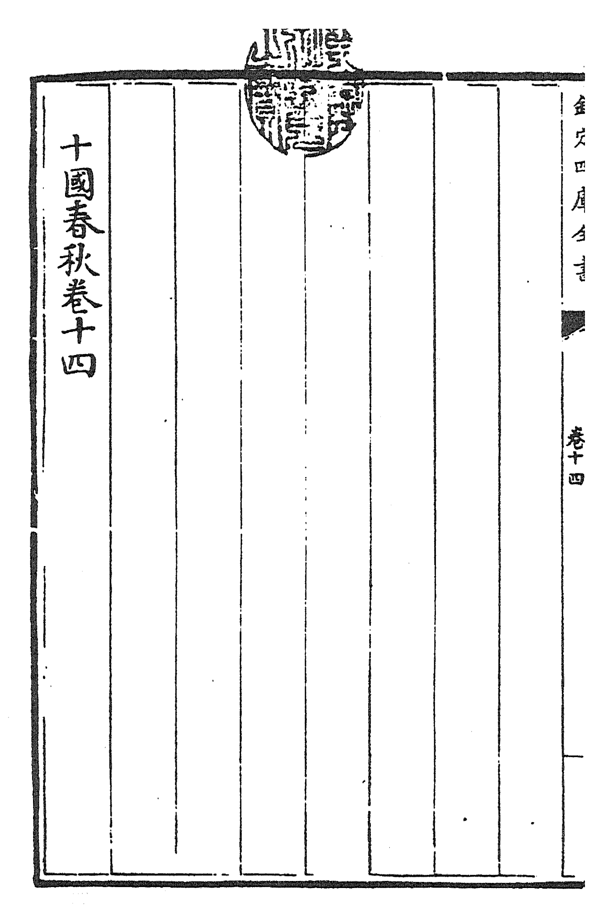
陳金者少為軍士隷鎮南節度使劉信戲下從圍䖍州私與其徒五人發一大冢啓棺見白髯老叟面如生人時即有白氣衝天視棺上散物如粉㣲作硫黄氣金掬取歸營旦輙汲水浸食至盡城平入舍僧寺間為諸僧述其事僧曰此本州富人逺祖也子孫相傳其祖好道

數餌硫黃云數盡當死死後三百年墓開是即解化之期也今正三百矣金因復視其處棺中惟存衣裳若蟬蛻狀金自是無病後為清海軍將年七十餘輕健如少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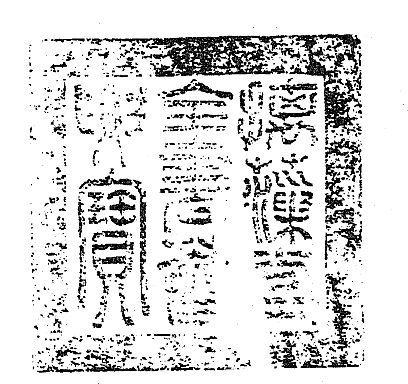
張武始仕太祖為廬州小將頗以拯濟行旅為事嘗有老僧過其所武止之宿鎮將聞而怒曰方今南北交戰間諜如林何可輕留人宿邪僧求去武曰師但止此無苦也武室中貯一榻即以奉僧武自席地卧盥濯皆自

具馬夜數起視之至漏五下僧起而嘆息謂武曰少年乃能如是吾贈汝藥十九每正旦吞一九可延壽十齡出門忽不見武服其藥後為常州團練副使年已百歲宋時猶有見之者

宣州軍士失其姓名徐知證鎮宣州時軍士有夫婦二人一旦夫自外歸索水沐浴易新衣坐繩牀上寘然而逝妻見之大驚曰君死邪於是亦沐浴更衣與夫對坐而卒知證異之因並塚葬焉



十國春秋卷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程澍